

香港严沁言情作品



- 远方出版社
- 香港茂源出版有限公司

YAN QIN ZUO PIN

花絮系列

(香港) 严沁 著

梦断情缘

9001145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0879691

花絮系列丛书：

梦断情缘

(香港) 严沁著



远方出版社

(内蒙)新登字7号

责任编辑:王 彬

封面设计:天 一

花絮系列丛书

梦断情缘

(香港) 严沁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(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4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32开 印张: 41 580千字

1994年12月第一版 1996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10000册

ISBN7-80595-093-8/I 41

总定价: 52.50 元

本册定价: 9.00元

内 容 简 介

台北市市长之女莫巧云，热爱私家侦探的工作。

她最棘手的案子是，初恋情人李捷明涉及窃马刑案；捷明坚称是遭富豪凌文稅权陷，而凌文銳却是巧云父亲的挚友。

出身寒微的马场主人捷明，最恨富家女，十年前，他就是因此而挥别巧云；现在，他能靠她雪冤吗？

巧云则决定，以专业精神处理此案，未料在查案时，竟遭恶人开枪击中。

内容简介

叛逆

只撑到你离去那天

富家女屈服于家族颜面

成长的代价是破碎姻缘

蜕变中只有初恋记忆新鲜

重逢

终点就成了起点

别说你只想要正义雪冤

说出挚盼

让旧情重燃

再牺牲一次都心甘情愿



汽车喇叭此起彼落，紧急煞车时轮胎磨擦地面的尖锐声音刺人耳膜。早上高峰交通时间的车队阵突然停止行进，三十五号高速公路暂时就成了一个停车场。

莫巧云用力煞车，并将身躯紧紧裹在外套里，边吸气边咒骂。晚夜，入秋后的第一道冷风悄然拂过台北市（编按：基隆市），驱走了炎夏的最后踪迹，将黎明前的气温降到六度。这种气温可望再延续一宿，而今晚她还有任务要出呢。老天，她的电暖器故障得真不是时候！

陡降的气温使她冷得牙齿打颤，她强忍寒意，伸手擦拭挡风玻璃上的雾气，心里直想着温暖的基

隆海滩，怀念着温暖的海水拍打在她肌肤上的感觉，以及又辣又香的家常椒酱。

这些都没用。她仍深陷在四线车队中，冷得像个雪柱。这种意象比喻，可真有创意啊！

“拜托，快呀，”她边喃喃自语，边用手指在方向盘上不耐烦地敲着，“移动啊！”

她望向远处的基隆大学图书馆建筑，心想：去那儿跑马拉松都跑完了。仍然没人移动。

仪表板上的数字时钟无声无息地变换数字。她认命地叹了一口气。不得不面对事实。九点钟和艾国强的约会，她是赶不上了。要怪只能怪自己，她根本不该在父母家吃早餐的。

“你干嘛赶死赶活的呀？”老妈一听到她喝完第二杯咖啡就想走时，紧跟着抱怨，“我多久没见到你啦，你刚到就要走。你爸这次没看到你，会很失望的。不过，他到竹南市去开会，要开一整天呢，恐怕出赶不回来，你就再喝杯咖啡，好好跟我聊聊近况吧。”

巧云呆瞪着前车尾部的煞车灯，若有所思地摇摇头。唉！老妈真不是盖的，明明知道我正在忙什么，却要装得啥也不知道的样子。“妈，我一直在忙工作啊，过去半年以来我的客户增加一倍，忙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。”

说错了！她就知道不该说的。父母永远也不会赞成女儿去干私家侦探。“你哪天不再对这种危险的工作着迷，我才安得下心，”莫夫人的眼眸中闪烁着不赞成的讯息，“哪有市长的掌上明珠放着正事不干，成天包打听的？”

即使现在冻得像支冰棒，巧云一想到母亲对她的职业做这种描述，就忍不住想笑。妈妈似乎觉得，巧云就像小说里的侦探一样，成天穿着破雨衣，鬼鬼崇崇地穿梭在暗巷里，别人家的女儿干什么都无所谓，但莫夫人只想到左邻右舍——尤其是台北市的选民——会怎么窃窃私语。

这倒不是新鲜事儿。打从巧云童年，她父亲莫泰山涉足政治后，母亲就很重视形象。莫家三姊妹只准交益友、上好学校。参加健康的社交活动。莫夫人只要对巧云的两个姊姊提一提父亲在当地政府的地位就行了，但巧云是个异数。

她是家里的叛逆份子，颇令父母恐慌。她也很本事交错朋友、入错行，甚至嫁错郎。才满十八岁就结婚了，虽然嫁了个门当户对，却仍难逃离婚命运。她事后无奈地承认，自己真叫人伤心又失望。

车队缓缓蠕动起来，行车速度也逐渐加快。她松了口气，将这辆上班用的老爷车开到了最高时

速。她不再去想母亲的抱怨，一路越过新滨河，朝台北市市中心加速前进。

她赶到艾国强办公室的那栋维多利亚式宅邸时，已迟到了十五分钟。而那臃肿、唠叨又严厉的秘书林丽，当然不会就这么放过去。巧云才一打开国强办公室的大门，林丽就将眼神由打字机移到巧云身上，不太高兴地说：“你来晚了。”

换是别人，恐怕要结结巴巴编些借口来应付，但巧云从没被林秘书严峻的外表吓倒过，她知道，林秘书其实心地软得像棉花糖。“才晚十五分钟嘛，”巧云的黑眼珠露出不羁的讯息，“反正国强总是心不在焉的，他可能还没发现我迟到呢。”

“想得可好，”林秘书这下可逮到机会了：“我八点钟上班时，客户已经在门廊上等候了。国强没多久也到了，他今天早来了一个钟头。”

巧云惊讶得猛眨眼：“你是在说那个差点赶不上法院开庭的人？他从来不会早到啊！”

“这我了解，”林秘书被巧云逗笑了，“但我不了解的是，他吃错了什么药？我从没见过他对一个案子这么兴奋的，好像这是他的处女作似的。”

巧云很同意林秘书的看法。国强昨天用电话约巧云和新客户今早会面，就神秘兮兮的，甚至都不愿意在电话中讨论案情。她本来想和他在客户

莅临之前讨论，现在显然不行了。

她暗自希望脸颊不会冻得发红，二话不说地脱下灯心绒夹克，并理了理桃红色羊毛衫的连颈帽。黑色的宽松长裤倒不须特别整理。头发被风吹乱了，她却没时间去女厕所梳齐。“我还是赶紧进去吧，免得人派骑兵队找我。”说完，她推开国强办公室的内门，走了进去，黑色的木料配上白色的皮革和华丽的古董，将国强的办公室衬托出安静、典雅的书房气氛。整片墙壁都做了书架，由天花板到地板，颇为气派。另一边则是长格形的大窗，将全市景色尽收眼底。以往，巧云总觉得这房间很让人轻松自在，没有一般律师办公室的那种紧张气氛，但今天不一样。空气中似乎嗅得出紧张气息，好像弓弦拉得太紧，随时会有状况。

她带惊讶的感觉，一声不响地走了进去。坐在桃花心木古董桌子边的那两位男士没有注意到她的来到。新客户背对着她坐，他宽阔的双肩紧绷着，一头黑发没啥光泽。他的大腿上放着一顶黑色牛仔帽，手指在帽沿不安地移动着，更清楚地显出他的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。

正常情况下，巧云会更接近地研究他，但此时，国强发现了她，立刻一跃而起：“莫小姐！也该到了吧！出了什么事啊？你那些快要磨平了的轮

胎终于报销啦？”

这是个老笑话，他在糗她放着好好的几架名车不开，却坚持开那老爷福特车上下班。但是今天，这个玩笑似乎开得比较敷衍，因为他的一丝浅笑，很快就从脸上消失了。

“事实上，我顺道回我父母家吃早点是错误的决定，后来又碰是三十五号公路大塞车，抱歉耽误了你们。”

国强耸耸肩表示无所谓，他急着想开会。“没问题。我十一点以前不上法庭，因此我们时间很宽裕。”他将视线转回到他的新客户，但这人在一听到巧云的声音时，就僵直起来，仰着头，好像动物闻到了危险的气息似的。

国强看到新客户一脸僵硬，不禁皱了眉。巧云一靠近时，新客户突然站了起来，国强赶紧介绍：“捷明，这位是——”

但捷明不给他机会说完，他狠狠瞪了国强一眼，怒火似乎可以熔化铅块，然后也给了巧云一个白眼。“你一直在胡议的侦探就是她？市长的女儿？”

巧云好像被你变成了石头似的站在儿，动弹不得。

她几乎听到国强替她辩认的话。他告诉捷明，

云虽然身为市长的掌上明珠，却和她的工作无关，她并没有靠她老爸的关系打探消息或拓展客户。

捷明那双熟悉的眼睛，射出冷冷的光芒，看得巧云心跳加速，愈加觉得惊慌。

“喔，上帝，”她对自己耳语，“不可能是他吧。”

但就是他！李捷明冷酷的站在她面前，身材瘦高，穿了一件深灰色西部牛仔夹克，衬托出他宽阔的双肩、结实的腰部和臀部，以及修长的腿。

她最后一次看到他，是十年前的事了。但今天，乍看之下，时间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。

接着，她的视线移到捷明的脸。

他真是豪迈型的帅哥：有棱有角的下颚展示了强悍的个性，黑发如煤，双眉如剑，他的威仪足以震撼地狱。

刚看到巧云，特别是在凝视着她时，他轮廓有致的脸上曾经绽放温柔，但这却像昙花一现，取而代之的，是现在挂在脸上的这份强硬与冷酷。

巧云控制住心中的震撼，朝他点点头：“捷明，好久不见了。”

他却连客套都免了：“还不够久呢。”

他心中默默告诉自己：两辈子都不会够的。

他的嘴唇紧抿，暗问：她在玩什么把戏？总是充满冒险精神……也非常叛逆，即使双亲不赞成她和他在一起，她还是和他牵扯不清。只是她总是适可而止，去他的！他刚认识她时，她连亲自为车子加油都不愿意，因为那会弄脏她的手，更甭提挖掘隐私了。

国强左右打量他们俩：“我看，两位原本就认识？”

岂仅是认识？巧云狂野地想。喔，是的，他们原本就认识，好久以前，她还年少又天真烂漫的叛逆时代，她在一次热门音乐演奏会上与他邂逅，他和她约会，她就傻傻地、很快地坠入情网，在她能看清事实之前，他已成为她的初恋、她的第一个情人及第一个未婚夫。

她当时才十八岁，而他才二十一。

他当时在牧场工作，没有什么足堪炫耀，只靠微薄的周薪过活。但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自立门户，专营赛马训练中心。她并不在意。他是个强悍、顽固又雄心勃勃的男人，强过她生命里其他的男孩。

他只要想得到什么，就会勇于争取，而其他人则为之却步。这种胆识将她彻底迷住了，他只要碰触她，就能让她心神荡漾，陶醉在他的柔情蜜意。

里。

但她的父母却认为，他显然不是门当户对的，他们坚决反对巧云和捷明交往，同时也毫不隐藏这种立场。

捷明自尊心颇强，对她父母也没什么好感。他不喜欢她的世界，而巧云也不适合他的。

不过，他们仍然觉得可以突破困境；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，确有这样的信念。但她成长过程中的家族财富以及她将财富视为当然的态度，总是捷明心中的痛处。他不想和她家的财富扯上关系，而到最后，他甚至不想和她本人的任何牵扯。

十年后的现在，她只要扯一下他的眼神，就可感觉到他所受伤的伤害与屈辱，她像昨天才发生似的。

“认识到足以讨厌彼此的地步，”她粗率地回答国强。

“强烈地讨厌彼此，”捷明加上一句，还补一个不屑的眼神，“我最受不了爱去贫民窟消遣自己的小富家女。”

“而我最受不了狂妄自大的牛仔！”
“我不是牛仔！”
对，他不是，她突然惊觉。他现在已经不和母牛共事了，但却和他心爱的马儿共事。自从他将她赶出他的生命之后，他一路顺水，终于美梦成真——

一只，这个美梦里没有她。

他现在已经打拼出一席之地，在城郊经营一个占地三十英亩的马场，而最近又引进一些全州最精良的纯种马。报上说，李捷明已经是声名远播的种马训练师了。“好吧，就算你不是个牛仔，你是个——”

国强的眼神显示出他觉得这场面很有趣，但他匆忙地打断二人的针锋相对：“我虽然很想听这故事背后所蕴藏的敌意，但我绝不想干涉两位算旧帐。只是，拜托拜托，我们真的是有要事相商。”巧云和捷明终于将眼神移向国强，他这才吃吃地笑着说，“谢谢两位关爱的眼神。巧云，拉张椅来这儿坐下，我们开始吧。”

一股冲动强力地拉扯她，催促她拒绝这次会谈，但她以自己的专业素养为荣，如果此刻离去，将正好应了捷明对她的描述：被富有的父母宠坏的宝贝，成天只知嬉戏于她所谓的事业，因为她不必像别人一样辛勤地工作。

她抬头挺胸地走过捷明身边时提醒自己：倒不是因为她在乎他怎么想，而是因为她 and 国强的工作关系对她是很重要的，而她不愿给李捷明任何机会从中破坏。

她连瞧都不瞧捷明一眼，迳自选了国强桌前两

张椅子中的一张坐下，捷明则坐入另一张椅子，并将那双长腿伸展开来。她直视国强，以询问的口吻说：“如何？”

他先是露齿而笑，继而发纯公事的语气说：“我不必问你是否已听到不利捷明的传闻了，因为这已成为全市这几天最热门的话题。”

喔，是的，她当然已听说了，她怎能没听说此事？每个报纸的头条新闻都在争相报道。

这件事在上个月就爆发了。基隆赛马委员会处分并中止捷明的种马训练执照，原因是他为一匹受托训练的种马使用禁药。此事本来就到此为止了，但他的名誉已经被毁了，而种马所有人转而向其他训练师委托训练，等到他的禁令解除时，客户全跑了，使他的马场生意元气大伤。

根据报道，李捷明这时才决定要报复那个害他垮掉的人——凌文锐，他不仅是那匹用药种马的主人，他还向赛马委员会揭发此事。凌文锐指称，李捷明绑票“舞风者”之后，将它卖给一个粘胶制造厂。幸好奇迹出现，这匹马在遭毒手前被寻获。

“他被控偷马，”她呆板地答腔。偷马贼？拜托！今天这种雷射及高科技的世界里，这个罪名何其荒谬而陈腐？但假如定罪，有可能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。（编按：台湾若干市内视偷马为重罪的传

统迄今未变。)真该死,这个她曾经如此迷恋的男人,怎么会身陷这般困境?

她感觉到他的眼睛盯着她看,眼波散发着敌意。她好像是她害了他似的。她继续木木地描述她对案情的了解:“有人目击他的运马拖车离开现场,粘胶制造厂的那个工人由一排嫌疑犯中辨认出李捷明卖马给他,而李捷明银行帐户的一笔存款纪录和卖马所得相符。”

“你忘了提,我是被人陷害的,”捷明冷淡地说,“还是因为那陷害我的混蛋是你老爸的高尔夫球友,你就打算忽略我的辩词?”

这些话冲着她来,成熟、轻蔑又尖锐,有如带锐角的石头,而且是正中靶心。凌文锐确实是她父亲的好友,像她的叔叔。她还没学会走路的时候,他常把她捧在腿上,也常让她玩“骑猪背”的游戏,逗得她童心雀跃。他不是会降格陷害别人的人。

但另一方面,捷明也不可能为了赢得比赛而让种马服用禁药,然后再杀了这匹马,以报复仇家。至少,她所认识及记得的捷明不是这种人。他或许曾经伤害她,但绝不会伤害一只由他照顾的动物。

“你有可能被人陷害,”她无畏地面对他的凝视,“但不会是凌文锐。”